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三筆卷十二 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盼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鷰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殁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鷰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二絶句首章云滿窻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鷰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為一人

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冡上來見説白
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泰娘歌
云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為吳郡得之誨以琵
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為蘄州刺
史張遜所得遜謫居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
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
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絶蘄州刺史張
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黄金月墮雲中從

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朱弦已絶為知音雲鬟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踈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娱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

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為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問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名傳到今况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眄眄節義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顔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册有顔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

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絶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愞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掛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

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噭噭未説邦人懐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

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顔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晳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晳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來勿内子竊疑無

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為之辭且曾晳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為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置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晳為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晳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子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

為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槀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凋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笋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

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遥相望兩馬駢立真驌驦一馬脱去仍騰驤浣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黄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瞑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窻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絶句曰四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

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獃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絶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贅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為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

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
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畧考國朝以來名
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王黄州禹偁楊
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
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
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
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覿諸公皆不
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以食或

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閒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

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
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
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
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
不自以為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
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

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
前鄉貢進士薛彦偉述序給事郎行叅軍趙從一書中
大夫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撿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
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
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録事叅
軍司功司法司士叅軍各一人司戶叅軍二人叅軍二
人録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撿挍官鄱陽
縣丞宋守静專撿挍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

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鐫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邸報至外郡尤所不曉邁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

今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懐恩朱泚李晟韓宏皆為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彦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

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佾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

告命内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㸃撿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㸃撿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閲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

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貞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歷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

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内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侍從葢

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沿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修起居舍人吕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呉奎右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劉沆作相典領温成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

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嵗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不省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庶人高祖文

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揚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説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

乃為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為襃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為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氊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

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為太息

容齋三筆卷十二

容齋三筆卷十三　十三則

宋　洪邁　撰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欵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

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㮚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

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為傳於今者艱澁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賓憲

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葢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寳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隂脽上鼎無欵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欵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彛祼用雞彛鳥彛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彛鳥彛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

之形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象尊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説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為之説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

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一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絶為乖盾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

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説亦然至父癸匜則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巳鼎曰父巳者雍巳也繼雍巳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邪至父巳尊則直云雍巳之子太戊為其父作子按以十干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巳即雍巳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為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强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縣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邪予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

犨曰苦成叔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以叔為氏也周州卣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乎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髙克尊曰髙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

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廼斯人葢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葢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為公予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鬲名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

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謚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鎛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誙鐘銘曰宋公成之誙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記以為瑕

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蒯成君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子按恢止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硃硃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别本以為琭琭然又為錄錄娽娽鹿鹿陸陸禄禄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娽娽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竒節顔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禄禄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歷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幾於可

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没主擢用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濁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没主文士入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轅没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説蓋隂諂劉后

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瑶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為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為海横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

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薪剪石為砲伐竹為笓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

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禄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筭學

大觀中置筭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兖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筭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

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橈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

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歷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泗水之說且以

秦之强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寳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没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内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没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彞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宫不知何時而毁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宫之

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鼐為隆鼐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

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寶籙宫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閑居録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為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

手其彚次整理殊為有工然亦時有失點撿處盖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勲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吕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説

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叅選

吏部員多闕少令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輒為宗室所奪盖以盡壓已到部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叅選法至崇寧初大啟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叅選一日即在闔選名次之

上以天支之貴其間不為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億萬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壓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

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㐆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内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内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别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

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椿南庫所貯金銀楮劵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為冫（筆陵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

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訛

容齋三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三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趙廷麒

容齋三筆卷十四　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悦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内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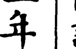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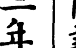
端第一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宏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啟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内外學於大衆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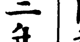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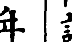
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為辯析乃曰儒書奥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黄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卻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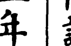
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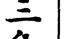
夫兄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妐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拔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紬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

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灾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

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年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怛那翻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判舉之

葢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葢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特命爲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效朝士養名而奬進之則將習以爲髙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朝請郎十年不磨勘特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爲綜核名實之善

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産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衆謂

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説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歷三年用歐陽修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禀奏今詔除出

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寖不可啟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茍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沖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

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撿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

傷知州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灾賑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髙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閒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

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
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注云惠子廢
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
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
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

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五譏字詞意涣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䦨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宏

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美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巳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

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禄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
仲儡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内人請給除糧料院
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内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
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
節何由給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
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宫
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縁襜而怒其奢仁
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

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甿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嬌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

永嘉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税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税額總三十萬杞剏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

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榷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榷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榷茶為害罷為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疎謬皆坐貶秩茶

場司行劉子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當用稷又詆其賣直釣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竒詔録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頴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最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

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懐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絶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官會折閲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戸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塲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别輸錢十以為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獘壽皇念其弗便出内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

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兊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為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

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貿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産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

儥乃止飛鄰望鄰之説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為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

笑所嗟無産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三筆卷十五 十八則

宋 洪邁 撰

内職命詞

内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内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庳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

與卿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后閤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政侍中為左相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顓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

得治事于家弟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教授其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

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説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曽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黄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為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挍書詩一冊内一篇題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毁索寞殆無人跡故為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温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

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黄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謳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偰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顔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為吏兵侍郎葢以

繳論之故左用歆後語作絶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弖長肯作集英修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陞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諹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子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説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謂

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鱄誦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為嫌乃知孟子所謂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徵至以蒙為對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乂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

洒温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皆混於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

媵字訓

媵之義為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柄為枋邪為衺美為媺呼為嘑拜為𢷎韶為磬怪為傀暴為虣擉為簎風為飌鮮為鱻槁為薧螺為蠃脾為蠯魚為䲜埋為貍吹為龡陔為祴暗為韽析為槸探為撢翅為𧽃摘為掿駭為駴擊為轚辜為椲掬為𡘋冪為幎藻為薻具為𡲦叩為敂艱為囏魁

為彪與夫庴𧊒胖䲓𥂞眂剨酏臬虋舒鶿栖綒𩨷嬰騂
蝀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
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
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命
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命古禹字也
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閒人所為今寂而無傳

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揔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絶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

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顔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説亦畀陬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

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

顯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頡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縱臾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

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也顔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奬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閻慫慂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巳不欲喜而旁人説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慫慂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揔持寺唐勑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内揔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

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撿挍左僕射一人撿挍司空二人撿挍司徒八人撿挍太保三人撿挍太傅一人撿挍太尉三人撿挍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撿挍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

字葢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攻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彦禎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宗紀及實録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彦禎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

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㧞扵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垛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内陞補謂之

轉員唯推埰之日以疾不趂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遥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

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

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予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葢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衍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絶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絶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絶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絶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

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為之賔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吕公善沛令辟

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
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來
過之舍於都亭臨卭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
客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
如臨卭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
材足依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
可以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
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

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十六 二十則

宋 洪邁 撰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不

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内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檿木為身檀為弰鐵為蹬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

又修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

之等倍全分釐毫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
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勑用此
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
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假則非也

顔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玉微瑕宋廣
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
如此顔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絶其目曰大言樂語饞

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
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嚗語云拈𩜾舐指
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
强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麯便酩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
著接䍦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
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子疑
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跂及故改年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孝宗以來始一切用貞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歷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

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琵篳笛坐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衆異獨此說為至

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巳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兹事可為寃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

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延年提點江東刑獄
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
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
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
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爲斷配予持勑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
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
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

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

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祗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遥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

破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勃籠槃為勃闌鐸為突落叵為不可團為突欒鉦為丁寧頂為滴顊角為矻落蒲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乎旁為步廊茨為蒺藜圈為屈攣錮為骨

露稟爲窟駝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稾羅隱湘南雜稾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勑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秘書省挍書郎鍾廷翰牒
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雲水累歷星
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温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
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
理之能豈悋超昇之奬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
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
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
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為印

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者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究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别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曰

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葢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宫寺題牓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勑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葢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㫖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勑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

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胷卍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胷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胷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占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

蔡京胷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胷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拆造化定數故産此異物以為宗社之禍邪

蘇涣詩

杜子美贈蘇涣詩序云蘇大侍御涣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絶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

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黄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

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
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
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
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
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
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
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漁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

哉

歳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歳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隂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隂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馬閨馬

左氏傳好用門馬字如晉侯圍曹門馬齊侯圍龍盧蒲

就魁門馬吳伐曹吳子門馬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馬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葩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馬者入其閨則無人閨馬者上其堂則無人馬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馬之下曰但言馬絶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馬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

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按唐貞元中故懐澤縣主壻撿挍賛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禄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撿挍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户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撿挍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轉尚偽福國長公主

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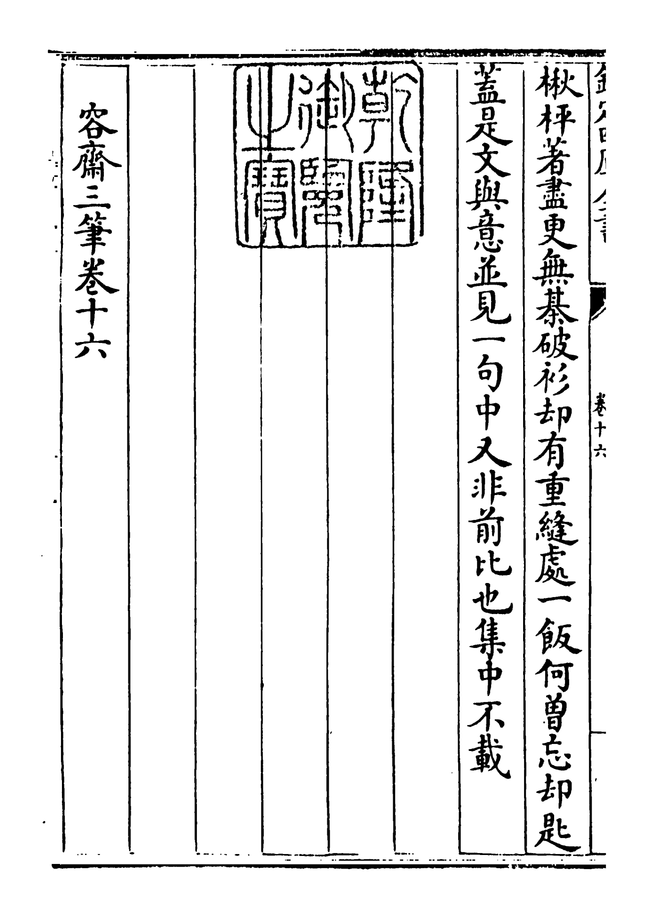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温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黄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䆫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淮上能無雨回頭揔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摇蓮空織無經
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理絲入殘機
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横無復相關意黄糵向春生苦
心日月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
最不平剪刀横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
赤心千尋葶藶枝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
芙蓉腹裏萎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啼痕梳

頭入黄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遥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檗供朝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思雙屨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懐聞道新更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擣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别後悲莫言春璽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目中騒客珮爭柰即

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簳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闋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絶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



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曽忘却匙葢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十六